

平绥路旅行归来

(上接8月11日6版)

五日抵包头,由站长派查票员王君带领我们进城游览,并计画[划]明天去武当召的车(武当召又名广觉寺,在包头城北九里)。在奔转龙藏的途中,又发现了中央政治学校包头分校。进去参观,内分师范和小学两部,学校直接隶属中央党部,去年双十节开办,军事训练,官费,教职员和经费都来自中央,专收蒙旗子弟,或与蒙旗有关系的学生,汉、蒙并授。这可见中央对于边疆并不忽视。出到转龙藏,寺在东门外小山上,山下有泉,清冽可饮,全城饮料都仰给于此。至于城内的井泉则都是苦水。进城,承马君招待。到此可要打听王同春了。自从顾师顿刚先后两次发表《王同春开发河套记》之后,一字字的读过,脑筋中已深深印上了一个很不安分的民族伟人。这次一过张家口便打听,不料很使我失望,这个名字虽然都知道,但没有一个人会详细述说的。问马先生,他说:“这个人我是知道,他叫瞎进财,可是事迹我不知道多少。现在有他的五儿媳妇住在此地。”急问住址,想去拜访她。承马先生厚意,怕我人地生疏找不到,亲身带我们前去。到门前看门牌,知道她住的是“包头大文明三号”。但是进去一问,空空如也,只有看房的老太婆在。向她打听王五太太,她说:“现在农忙,太太赴五原种地去了。”到此时一团高兴化为乌有了,只得罢休。武当召呢?据王君答复,说汽车行怕路不好走,都不敢答应,去不成了!

六日早起独自出站西行,要走穷这平绥路轨,结果一里之外就给我走完了。早餐后齐赴黄河沿,约行十余里抵岸。水势不大,很平稳,岸有渔船,便想荡船玩耍。交涉好了,一行九人同上了一只渔船,果然别饶风味。但是没出十丈远,拨回来了,我们不尽兴,要他再远去些,又强走了一两分钟,未及中流而返。再央他时,抵死也不肯了。向他论时给价,却比求他还难。支吾搪塞,也说不出什么道理。那一付执拗不通气的心理真气死人,急死人!费了九牛二虎的劲,连句痛快话都没听到。俗语说得好,“软关硬渡”,也许是我们这班人太和气了。正气愤间,由北来了五个蒙古人,牵马一驴一,抵岸求渡。中一喇嘛正从武当召来,和他谈话,知道这条路甚平坦



《禹貢》某期封面

不难走。大家听了很懊丧,痛恨汽车行胆小,害得我们失去了一看这内蒙古最大的西藏式大庙的机会。这位喇嘛通汉语,谙汉俗,余四人则只通蒙古语,恐渡河不便,所以特请他护送到此。和他谈话,都能答。请他写蒙古字,也肯。先给我在日记本上用蒙文写了“先生”字,同伴便蜂拥而上,把他包围,争前求书,终各书数字而罢。正在纷扰,猛回头看见一个蒙古妇人在那里伏地拜黄河。拜时把全身平伏地上,两手前伸,移时始起,如此者不下十数次。我们注目看她,她也看我们,好像以为我们是少见多怪。另一蒙古少年亦拜如妇人,但次数少些。渡费,四人二畜,共索一元四角。回车午饭后又赶赴第十七师司令部,调查绥区屯垦情形,承刘科长详细报告经过、组织、经费,所感到的困难等等;临别并赠送他们已往两年的工作报告书。及询问以王同春的事迹,则也只少少的一点,不出顾师所记。迫于开车时间,匆匆辞出。至于街头所见,书铺有一家有些新书,但是不能销。

三点回程车开,一路无话。车过张家口,便渐渐觉得温暖,抬头望去,早已“绿上柳梢头”,桃花满山满谷,一片片碧绿的麦苗又温柔又鲜艳,这比较塞外春寒枝头不见春意的大不同了。

回来了,心里算是得到了些安慰,所不足者,短短的一星期看不到甚么,更谈

不到考察。路程呢?只限于平绥沿线的几个大站,未能北逾阴山,纵横驰骋于大沙漠,西止包头,也未能至甘、宁、青、新,哪能过我的好游的瘾。印象呢?好的坏的都有:地广人稀,地力未尽,荒野未辟;矿产丰富,自己不能尽开;教育力微弱,不普及。一批批的外国考察团来,关于民族、地理、河渠、政治、矿产、农业、经济、文化,无不有详确的调查。我们的土地,人家倒比我们清楚,比我们用心深,下手早,岂不使我们愧死,使我们惶惧!

还有一个感想是关于交通的。现在的平绥路自然对西北负有重大的使命。由于优待移民、奖励考察团体各点看来,当然路局是很想肩起这个重任的。路员服务的精神,以及虚心征求旅客的意见编印《旅行指南》等类书籍,到处都很令人佩服。不过无论陇海路也罢,平绥路也罢,必须努力进展,直达新疆、外蒙古,才算真到了“西北”,现在的平绥刚刚到了正北,陇海还在中央,都是说不上西北的。此外汽车路也应该努力修筑,以补铁路之不足才是。

二四,四,一三[民国二十四年四月十三日(1935年4月13日)——编者注]③

文/徐文珊

附记:作者是近代史学大师顾颉刚的学生,在历史地理研究方面,多有创获,叙述之中,也夹杂不少历史事实的说明与考订,是典型的学者文章。文中提到“顾师顿刚先后两次发表《王同春开发河套记》”,也有一个由来。1934年夏,燕京大学的几名教授在国人“开发西北”的呼声中,组织了平绥沿线旅行团,对平绥沿线(今京包铁路沿线)进行考察。旅行团由谢冰心、吴文藻、郑振铎、顾颉刚、容庚、雷洁琼、陈其南、赵澄等8人组成。旅行团返回北平后,一批考察成果相继问世,有郑振铎的《西行书简》、谢冰心的《平绥沿线旅行记》、顾颉刚的《王同春开发河套记》、吴文藻的《蒙古包》、雷洁琼的《平绥沿线之天主教会》等,这批著述有助于国人对西北,特别是对内蒙古中西部的了解,之前已经刊发了一些作品。这次刊发顾颉刚学生的作品,也是为了更好地认识这一段历史。